

砥

齋

集

砥齋集卷之三論議

史論

舉山王弘撰著

象未必欲必殺舜論

至德如舜攝而帝矣而象與瞽瞍曰思殺之矣與王  
子曰舜之不得於親也實象爲之殺之之說雖有而  
其事疑無夫其果欲殺之也何所不可完廩浚井有  
如兄戲然乃略無回顧遠分其所有豈舜以天下養  
者牛羊倉廩不能以共父母必俟殺而奪之耶至哉

我績以及二嫂治棲之云象雖悖而駭當不至是况  
乎正言以白彰且象之爲此也必代之帝而後可揖  
讓之世未制兄終弟及之禮皋夔稷契在廷象卽殺  
舜必不能遂所欲天下亦必不以不之丹朱者而之  
象此象之所明也今觀之書亦止言象之傲耳父母  
之頑與嚚耳不言殺也故曰其事疑無或曰然則孟  
子之書何以載之曰戰國之士多爲不必有之談如  
斯類者不一孟子將以明道也極人倫之變所以爲

萬世立則也故師弟問答姑從所聞而明之云爾曰  
孟子之書列於學官經也而疑之可乎曰不然世有  
冒經而經亡疑經而經存者在求之以道且孟子先  
之矣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是則孟子之所以尊書也

國一公之說不見於經而後世謂公殺叔者初  
公之說不見於經而後世謂公殺叔者初  
東征之事而卒成於蔡氏不明金勝罪人斯得之說  
何也辟之爲避也鄭氏詩傳主之漢儒謬以之爲刑  
辟夫流言驟聞而卽聲言致辟豈大臣之誼且旣曰  
流言公雖心知爲叔何據而遽以之坐罪乎蔡氏駁  
之是也大誥傳居東在王未迎公之前東征在王旣

迎公之後居東之非東征也蔡氏知之矣然觀金縢  
罪人斯得在王未迎公之前東征大誥在罪人斯得  
王既迎公之後罪人卽叔也而以罪人斯得謂王知  
流言之爲叔此則不然蓋罪人斯得者謂叔之被殺  
也是東征之時叔已死而又何疑於大誥之不言叔  
乎蔡氏不知得之言殺而曰爲親者諱姑從而爲之  
辭也豈有將以討之尚爲諱之之理哉然則叔孰殺  
之曰王殺之也王與大公召公殺之公不與也王與

殺叔也其策隱非以師故稱得以叛非以流言故稱  
罪人當是時王尚不知流言之卽叔也王旣殺叔故  
公乃爲鴟鴞之詩王得詩猶不悟故有待於風雷之  
變其曰王亦未敢誚公者欲誚之詞也釋經文前後  
之序則公之不殺叔也審矣予不信傳而信經故曰  
公未嘗殺叔也或曰蔡仲之命何以言公之致辟  
叔與曰蔡仲之命書之所謂古文也古文者固無  
之僞書也

關壯繆侯論

或有問於王子者。曰：關壯繆侯何人也？王子曰：侯蓋深於春秋之義者也。忠勇神武，千人辟易，而艱難險阻，矢死靡貳。自爲平原司馬，以至董督荊州事，奇勳勁節，始終無遺議焉。此春秋之所予也。或曰：春秋撥亂而反正也。曹操之奸，而侯若不亟誅之者，何與？曰：春秋之義，莫大乎討賊。討賊者，先正其爲賊。夫爲漢賊者，吳也。先儒嘗言之矣。孝獻猶在操也。挾天子以



令諸侯。所謂以力假人者也。然君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斯言也。其絕操也甚矣。可奪耶。不可奪耶。吳之割據江東於春秋之義何居。昭烈且與之結二姓之好矣。而忠武亦以爲吳。可與援而不可圖。侯則罵使絕婚。直欲滅此。而後朝食者。夫知吳之爲漢賊。在當時侯一人耳。樊城之捷。敗將覆軍。侯搗宛洛。以擬許昌。忠武由斜谷出武關。天下事定矣。而孫權聽司馬懿。蔣濟之謀。陰攝其後卒之。侯以不免善乎。王氏

余州之言曰。樊城之師。炎燼幾然。前無衝櫟。後有伏  
。天乎數也。公則奚憊。故曰。爲漢賊者吳也。或曰。孝  
。戲猶在也。然則侯之仕昭烈。無乃非孔子之志與。曰。  
。周之東也。王降而風矣。一人雖稱守府。而孔子欲用  
。魯。夫蜀之在漢。不猶魯之在周乎。今將謂侯宜仕戲。  
。則孔子言不及周之轍者何也。魯一孔子不能用而  
。蜀能用侯。又能用忠武諸人。此東周之爲不果。而季  
。漢之業有成也。惜也。侯未竟其用而遽賈。侯一賈而

大事去矣。蓋蜀之衰也。夷陵之師。實始之斯。又季漢  
之所以終也。與然而侯之道。一孔子之道也。故曰侯  
深於春秋之義者也。

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論

試卷

天地能生天下之民。而不能治天下之民。帝王能治  
一世之民。而不能治萬世之民。而有人焉。體天地之  
德。具帝王之道。而權與位不在焉。乃著書立說。以告  
天下。抑邪而扶正。撥亂而反治。卒能砥一世之狂瀾。  
而救萬世之沉溺。而天下相與稱之曰聖賢。故聖賢  
者。補天地之憾。而濟帝王之窮者也。自隆古以來。事  
變屢經而生之。所以遂性之所以復紀。之所以修極。

之所以立者。則皆聖賢之教。有以垂憲於無窮也。此其事莫隆於孔子孟子。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孟子之事。莫大於陳王道。而陽節。潘氏以爲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蓋獨有以見立教之心矣。奚以明其然也。周之東也。王降而風矣。縹葛之戰。以後天王僅稱守府而問鼎。請隧。天下幾不知有君臣之分矣。孔子懼之。懼夫萬世之王化。由此不章也。於是因魯史之

文。而敘之。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雖所見異

辭所聞與辭所傳聞異辭而二百四十年之間有將必誅使亂臣賊子能逃於大司寇之法不能逃於一字之斧鉞故昔有求春秋之義者而先儒以爲宜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此之謂也孔子沒而微言絕楊墨之害無論已而蘇秦張儀之徒游說人主忽焉合從忽焉連衡忽焉六國之勢張忽焉秦楚之交合而東周西周介在大國一附庸耳孟子有憂焉憂夫萬世之人心由此不正也乃說仁義稱堯舜僕僕於魏齊

之間。所爲啓告其時君者。明井田。學校之義。使天下  
曉然於王霸之辨而已。夫以孔子之聖。東周不難復  
矣。而惜乎哀公不能用也。賢如孟子以齊王。猶反掌  
耳。而宣王亦計不出此。然稱孔子者。以爲賢於堯舜。  
尊孟子者。以爲功不在禹下。君子曰。此魯與齊之不  
幸。而萬世之幸也。使當時得國而治。亦不過復湯武  
之烈耳。然商周之業。有時而亡。而二子之書。日月爲  
昭。迄於今。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慨然慕化。而知人

心之所以正者。夫皆誰氏之教也。故曰。湯武之功在  
一世。孔孟之功在萬世。



諸葛忠武侯宜祀韓廟誌

孔子廟兩廡從祀古今大典也而惜乎未得其直忠在於狗名太拘而持論過嚴其究也將使人爲無用之學諸葛忠武侯亮王佐之才也三代而下不可再得其事君之忠立勲之勞致身之義爲政之仁且信固已炳如日星至築臺以集羣儒志在表章聖學故文中子曰孔明而無死禮樂其興乎卽出師二表蘇文忠公謂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淡泊寧靜之說

見取於朱文公錄入小學此豈無功於聖人之道者  
乃或以用申韓抑之則過矣夫道有經權因其所不  
足而濟之誠有裨於時雖蕪蕘之言可采斯通儒之  
弘也况於天下之法孰有不本於申韓者而顧獨於  
忠武致訾耶韓文公愈歐陽文忠公修固唐宋之賢  
者也然皆不廢聲伎特以有術道議禮之言至今從  
祀不衰嗚呼聲伎不足以累韓歐而申韓乃以累諸  
葛此焉足以服天下之心也哉

曹子建論

曹子建可以爲魏一代之才乎曰否植也季漢忠義之士也不幸而生於曹氏而其心不忘乎漢者也獨是家庭骨肉之際有欲言不可欲默不能者故往往形於詠詠嘸嘆之餘正其所爲者極難耳讀情詩一章黍離式微之哀見乎詞矣至其贈丁儀王粲有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則亦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父死兄嗣篡謀已成平

生隱志變而莫帝縱情游娛動罹愆尤旣經責黜悲  
悔紛集託賦三楹冀以自明於後之君子曰功名不  
可爲忠義我所安蓋至是而植也不勝沒世之感矣  
北地李文毅序其遺集美其才而怪其生於操也以  
爲不係世類嗚呼其然哉其然哉

劉文靖公從祀論

嗚呼元之世何世哉大儒如許魯齋吳草廬輩皆出而仕矣獨靜修先生隱居樂道徵之以爲贊善大夫則辭召之以爲集賢學士則又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夫先生與許吳皆元之賢者也然論出處進退之義律以春秋之法自當以先生爲正故武進唐順之謂許吳之仕君子所否而稱先生風節扶持世教爲元代一人無錫邵竇稱先生負名義之重裕

以成貞非深於道者不能自伊閻諸君子後儒者朱  
能或先蓋天下萬世之公論自在人心而非作意輕  
輕於其間也乃從祀孔廟之典文靖獨不與焉建官  
者自王沂江存禮宋褰楊俊民李世安而下不啻數  
十家而教諭李伸言之尤力或謂先生於經籍無所  
箋註無論四書精意易繫辭說與小學語錄之作皆  
根極理要承往開來而以從祀大典略其行而徒求  
之言固舛甚矣瓊臺丘濬則又謂渡江賦幸宋之亾

以爲先生病自濬之言倡之而後之好爲畸論者和之遂以慨嘆悲憫之微詞指爲聲罪致討之實事一似先生實與宋爲讎者則亦不善讀書之過也予考先生祖父五世仕金於宋本無君臣之誼而先生之不仕其高尙之志別自有在斯可謂之元之逸民而不可謂之宋之義士也夫論人而不論其世觀人而不觀其行未有不失其人者也且天下有言是而行非者尙不可以行而廢其言而有行是而言非者又

烏可以言而毀其行而况其言之未必非者乎然則  
渡江一賦雖可以不作而作之何減於先生之賢危  
行言孫既明且哲其亦有合於孔子之道者矣而顧  
欲以文詞之末掩其生平之大節豈不謬哉嗚呼苟  
不論其世而唯言之論則孟子勸齊梁之王遂以爲  
不忠於周也與又何以配享孔子之庭與顏曾任也



祭祀論

諸子將營宮室必先立廟於正寢之東以供祭祀而  
古者大夫士庶祭不及四代乃邇其說雖諸侯有不  
得祭祖考之時狀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  
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  
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  
者自有宗子祭之是已雖未祭而祭未嘗廢也後  
世既多崛起草野非時王之支庶則不得援不敢祖

之說以絕其祀事故程子曰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稱其最得祭祀本意至爲廟議亦斷自高祖以下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欽准庶人祭會祖考三  
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頒降祝文祭高會祖考王文成  
公以爲體順人情之至蓋時與古異而禮以義起者  
也予謂其法莫善於立宗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  
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  
其實無盡今天下無世卿大宗旣不可以復立而小

宗之法自有誠能舉而行之則高祖廟祭繼高祖小  
宗主之統三從兄弟至其子則遷曾祖廟祭繼曾祖  
小宗主之統再從兄弟至其孫則遷祖廟祭繼祖小  
宗主之統從兄弟至其曾孫則遷禰廟祭繼禰小宗  
主之統親兄弟至其玄孫則遷而又作爲譜牒以昭  
示世世引之勿替則尊卑有分親疎有別將敦孝弟  
興仁讓而犯上作亂者鮮矣故治天下者未有不使  
人明於祭祀之禮而天下治者也

立後論

古者大宗有爲後而小宗不得爲後蓋族統於大宗親分於小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也其爲大夫士者爲之置後置後者行大夫士之禮主其喪者也其無爵則男主同姓女主異姓皆其親也其廟則繼高者絕繼會者主之繼會者絕繼祖者主之繼祖者絕繼禰者主之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會繼會者祔高皆其祖也世變而禮之損益因之人有無子者得

立同姓之子以爲己子意重繼祖故王者不禁狀必  
先期而大功而小功而總麻以次相及要不失其昭  
穆戚疏之序焉所以崇倫室亂也如取異姓之子改  
從己姓以自亂其族與以子與異姓人改從人之姓  
以亂人之族者其罪等皆律令之所不許也今之立  
後者只欲專其貨財宮室土地之美而不顧其義此  
忿爭之所以興而禍敗之所以不旋踵而至也卽不

狀亦豈可不自念其祖也哉

大禮論

宗之重也自天子至於庶人靡以異唯是明太祖  
代元撫有華夏德不必加於湯武而名之正功之偉  
實視商周過之官府嚴清禮法大備漢唐以來所未  
有也乃升遐無幾元孫蒙塵卽成祖以太祖之  
子天下猶悲懿文之不祀焉後又百年而肅皇  
帝興由藩邸登大位聖德天授英武有爲廟號世宗  
誰曰不宜然考獻興獻而孝宗之嗣斬矣孝宗

之嗣斬而後成祖也太宗滅矣不知祖宗之靈其  
竟許焉否耶蓋大肅皇帝誠至性篤摯顧其初亦躊  
躇未決自繼統不繼嗣之說入而百世不遷之義無  
復以關睿慮雖羣臣廷爭益力而卒未之回也嗚呼  
宗之滅矣統於何有故曰張璠桂萼之罪甚於姚廣  
孝

王案

批擊紅毛案官三案忠佞紛紛各踴其說在諸君子  
不無已甚之詞而爭之者亦時有可取之言然洵匪  
測於意外寢無窮之邪謀使綱常賴以不墜則諸君  
子之功必不可誣予更爲探本之論是不當問三案  
之是非而祇當問鄭貴妃欲立所生之有無耳果其  
無也則諸君子之言誠過如其有之則諸君子之言  
豈得已乎卒之受益在國家受禍在諸君子矣乃當



時之爭之者顧揚揚以爲得意則泯其可取之言而究其傾陷之故少太之罪可勝誅哉逆璫魏忠賢輒用私人矯旨編集爲三朝要典一書極其排詆崇禎已巳翰林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案關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毋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

而奈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群小求榮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歟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及弘光金陵卽位馬士英引用逆案諸人楊維垣遂疏請重頒三朝要典袁弘勛又請追論毀三朝要典諸臣罪則皆小人迎合譖媚逞臆於一時而無忌憚者也然予觀元璐之言可謂平矣而於移宮

一案尚不能無議夫移宮之端者揚漣左光斗也  
移宮之後漣言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  
濟而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光斗言移宮之後當存  
以大體捐其小過若株連蔓引使宮闕不安則大非  
臣等建言初心是主移宮者未嘗不持平於事後也  
而元璐何以不察也且其於六者之說亦太無軒輊  
予於是合三案而又有平心之論張差未可遽信風

癩但亦未可遽信鄭樞泰王之宋議論自正詳其語

意固不無太苛紅丸原非行鴟李可灼情有可原而  
冶容藏劍攻泄繼投鄭養性崔文昇意不可測孫慎  
行計慮深遠然舍養性文昇而單以引進可灼加方  
從哲以弑逆之罪亦失之於偏李選侍卽無番籬之  
謀而有挾上之迹關係重大事機轉移間不容髮故  
漣等持之不得不力而事後周全此其心較之宋愼  
行更爲光明正大乃謂其借大題目徼大富貴設大  
網羅則寃甚矣卒使之受禍獨慘此予所以拊膺太

息而不覺泣下沾襟者也嗚呼人臣之義何可不以  
請君子爲正耶

三朝要典論

三朝要典成於逆黨是非低昂皆失其衡故論者欲毀之予謂諸君子之心之言亦賴之以存當與元祐黨人碑同垂千古小人以此斥君子而我以小人之斥爲君子之榮則正不必毀矣但去留隱顯之間願行其好又不可不知也

予爲三案論成以示慈水孫補廡補廡深以爲然酒間因復縱談補廡曰有此論不可無今夕之談發明

始快也。蓋更普之遂授筆。載記。

發挺擊者王之宋而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  
張鵬雲等助之借京察以處王之宋者則涂紹吉韓  
淺也自會道唯大發屛顛之論楊維垣再攻之而王  
之宋章職矣霍維華繼之而諸大臣劉一燾韓嶺等  
俱得罪矣岳駿聲繼之而王之宋追賊矣劉志選之  
疏八而王之宋孫慎行被逮矣劉廷元之疏八而三  
案盡翻矣然其時可笑而可恨者則劉廷元爲最初

有挺擊之事劉廷元巡視卽具疏以聞其心本無他  
觀其壬戌再疏請訊與鼠器路馬之言可見故王之  
案亦有深憂遠慮爲國家根本計之稱或摘其貌之  
字以爲巧脫實屬過求但風顛二字始於劉廷元  
而後之定執爲風顛也此所以來張鵬雲係奸之斥  
矣及楊漣左光斗遭禍劉廷元起復有疏只詆攻已  
者之非而不復申辨已之初心乃居然自處於羣小  
之列以快其積憤卒致三案盡翻遂爲罪魁抑何其



無具之甚乎召對曰劉光復以皇上極慈愛太子極  
仁孝二語聲高致干宸怒及翟鳳翀疏參輔臣內言  
劉光復一腔懇款雖開端而未竟兩句贊美實有頌  
而無規而使孟麟稱爲直臣貽馬王骨救之直稱之  
爲忠臣焉爲東朝首也其言如此必知劉光復之意  
非屬黨奸然張差未訊鞫而劉光復輒有無託奇貨  
無居元功之語此郝土膏所以有諷切諫官預爲逆  
黨出脫之特斜而張慎言又從而論之也予觀其疏

有根究情實務元惡伏辜以安慰皇太子以解通廟  
之惑之言則其心固可原而無詫奇貨無居元功或  
有不足於常時紛爭之狀而發其言亦未嘗不是非  
劉廷元可比矣王之宋議論雖正詳覩諸疏未免有  
悻直居功之心無論其所請必不能得之於神宗卽  
得如所請鄭國秦不足言而誅貴妃戮藩王將宮闈  
之間成何光景意外之變恐更有不可知者非所以  
安神宗亦非所以安皇太子臣子之於君父有必不

當如是者不汲思其後而一味力爭可乎善哉汪日  
彩之疏沈猶龍錢士貴之議爲可味也江日彩曰以  
風顛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  
有諸臣偉議所以折奸謀於旣露而維萬古綱常之  
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不妨有此處  
法兩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沈猶龍錢士貴曰張  
差一案論正法只宜執奏不阿直窮到底論國體亦

宜諫官對殿後有訓停此其言可謂精法兼得至正

至大矣而惜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發紅丸者孫慎行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  
沈惟炳等助之然首糾李可灼則始於王安舜李可  
灼既以罪譴自無庸再爲置喙孫慎行疏參意在方  
從哲非爲李可灼而云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於  
異日則其持論之正也然黃克纘言李可灼輕事之  
罪辨許世子說頗有理不可廢鄒元標謂方從哲當  
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

其無心無以解人之疑周朝瑞責之尤爲侃侃此方  
從哲之所不能辭也而必如孫慎行直坐以殺逆之  
罪則已甚矣總之鄭養性之治容久伐崔文昇之政  
泄繼投光宗大漸之時紅丸進亦崩不進亦崩而李  
可灼欲恃其區區之藥冀幸萬一以希不世之賞亦  
只可謂之愚而已舍鄭養性崔文昇而獨罪李可灼  
豈爲得其平者乎

殺移宮者楊漣左光斗而周朝瑞周嘉謀高攀龍惠

世揚等助之較韓魏公擬策更非得已蓋有不出於  
是而萬萬不可者忠誠之畧與日月爭光非挺擊紅  
丸之紛紛多事者可比矣若云迫之徒蹶而行與奪  
失財物宮府之中何至如此甚哉小人之誣亦無足  
辨也

惠世揚晚節有虧則亦楊左諸君等之羞也同  
爲大息

艾千子罪王弇州論

嘉靖一朝之政紀之者不一其英武有爲美不勝書其夫則假信嚴嵩及子世蕃作奸弄權誣陷忠良蓋人無異詞也王世貞以文章名世獨好摹擬史漢未得古人之深爲艾南英所不喜而以與弇允弇陳子龍辨益惡之乃書其四部稿後謂肅皇帝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而終以一言蔽之

曰修怨而無君嗚呼世貞之意本以恨嵩與世蕃而南英曰怨君巧以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爲案南英可謂深文也矣夫天下有知其君之無能爲而乘機遺會倒持太阿而儼然以帝制自處者謂之纂如董卓曹操是已有知其君之不可犯而矜小節修細謹飾文采以希寵使其君入於其術而不覺而後或以言中之或以事激之借國法以便身圖肆其貪殘而無所不至者謂之奸則賊嵩父子是已君固有不



如漢獻孺子嬰者而後臣乃得以行其私也今不必  
他舉其大者如夏言曾銑沈鍊楊繼盛輩之死南英  
以爲果盡出於肅皇帝而與嚴氏無與乎且世貞父  
忬之死天下孰不知其出於嚴氏之所爲者而顧獨  
謂非怨毒之於人乎世貞以父子之情至痛結於中  
卽其言誠過君子猶當原之况其言之有合於天下  
萬世之公也南英必以無君爲罪是舉記嘉靖時事  
凡言宗民之奸者皆可以此罪罪之又不止一世貞

利刃集  
爲然矣抑使世貞而易其言焉於其誅賞之失一歸  
之肅皇帝而曰與嚴氏無與不唯無以服人而世貞  
尚可以爲子乎則恐南英之貴之者以爲畏權相而  
忘父仇世貞其何辭焉至云才相英君千載知遇誅  
戮稍稍過當易以惑人世貞罪狀相滿爲不可信嗚  
呼南英於是乎益失首矣旣曰千載知遇則君之誅  
戮不得曰相無與也明矣試舉其時之所誅戮者而  
計之果爲稍稍過當已耶信如所言則楊繼盛之誅

大臣而欺自尊也毋乃死有餘辜乎南英博通古今  
有志聖賢之學不當滅理逞臆紊亂是非至於如此  
故不可以無辯然又有嘆者世貞徒以文章不得古  
人之深而致後輩橫加刻責幾不保其素履至當之  
以無君之罪然則文章蓋可忽乎哉

侯朝宗責于忠肅論

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尋卽帝位。于謙爲大司馬，已而英宗還中，外晏然，天下稱之曰社稷再造。謙之功，英宗居南宮七年，景帝大漸，徐有貞、石亨等奪門迎英宗，復辟其夕，景帝崩，坐謙謀召襄世子棗市，天下惜之，曰：謙社稷臣，不當殺。河南侯方域獨作論謂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非社稷臣。社稷臣非可以功論，唯道之所在，毅然爭之，不計

禍福不從則決以去就意以景帝之廢太子而立見  
濟謙不造滕密陳其不可又不率羣臣面折廷諫也  
方域雅善屬文才足以濟其辨而詞足以聳人之聽  
於是謙之罪見誣於一時者自方域之論出而謙之  
心將不自於天下萬世子讀之惻然而嘆曰嗚呼觀  
謙之始終所自矢者社稷爲重之一言蓋其心祇知  
祖宗所傳之神器不可不力爲圖存而君之爲兄爲  
弟爲姪爲子自可以付之廷臣之共爲推戴此其大

公至正之懷對之皇天后土告之二祖列宗而可以  
無愧偉哉謙之爲社稷臣也三代而下指未易以四  
五屈也方域之論過矣而充方域之說則謙之失應  
不獨其易儲之不爭已也方邲王卽帝位之時卽當  
造膝密陳其不可率群臣面折廷爭勸邲王終監國  
之號行周公之事輔太子負扈而臨天下又不不然於  
英宗居南宮之日卽當造膝密陳其不可率群臣面  
折廷諍援伯夷叔齊之義勸景帝致位於其兄而自

遐處邸邸若是則於方域之所謂社稷臣者始可以當之而無歉而方域固曰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非謙所能也雖不言監國事而以此例之亦必謂非謙所能也然則父爲天子而欲其子之不爲太子而曰此謙之所能也其孰信之夫君臣之相得叔姪之相關切其不能易其父子之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黃竑之議旣起以謙之忠誠謨猷豈不計及於爭正見爲爭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而自今思之則真有

不必爭者何也爭之而斷弗聽也而景帝必嫌見濟  
必忌堂簾之隙開而疆場之事裂矣卽爭之而聽焉  
則太子德之見濟恨之猜疑一生將宮府之禍更有  
不可勝言者危亾之事不在疆場而在肘腋之間矣  
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一父之子而不免於推刃宋  
太祖親授天下於太宗兼之以太后之命而不能以  
保之德昭其已事之彰明較著者也而誠以社稷爲  
重君爲輕之言審之君子於此固無所貶焉爾且方



域既大其有社稷再造之功矣而猶譏之以爲非社  
稷臣是社稷臣唯其道之所在以一直明已志而謝  
天下不必思所以善其後雖啓釁兆亂隕身傾國皆  
可以不恤若是則天下亦何賴有此社稷臣也乎予  
聞謙之爲大司馬也所居者直房沒之日籍其所有  
僅一縑而已嗚呼入贊幃幄出冒矢石致身忘家安  
社稷於險難危急之秋勞苦而功高未蒙封侯之賞  
而爲小人所陷一旦被罪名而受極刑而猶不得免

於後世刻責之口豈不悲哉然使方域而但以謙爲  
非社稷臣也予尙可不爲謙辨而至其推之以爲吾  
輔人之弟而閑放其兄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今不在  
我以爲幸一二十年南宮之事終而天下無意外之  
變以爲挾以居功以爲畏禍乃其得禍以爲隱忍而  
無所於擇以爲以寵利居焉則謙豈特不可謂之非  
社稷臣乎予是以欲不爲謙辨而中心有所不忍也  
方域又曰金牌召襄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

而自其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夫謙不主南宮其將誰主是即非襄世子亦必有金牌別召之事猶之襄世子也方域騁其筆鋒欲成其莫須有之說而遂不顧其自爲抵牾也已士君子立言論人宜平其衡而設身處地寧過存其長毋巧索其短此忠厚之道也亦春秋之義也如方域之所推求於謙者喋喋不一端無乃不當情實而傷天下忠直義士之心乎不然豈自以其論

爲天地間不可少之論而必出之也哉嗚呼亦矣

文論

文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勝事。後世浮淺之士或以爲戲。甚有借以詆訾快所私憤者。真藝林之蝨賊也。裴晉公嘗有與人書云。昌黎韓愈舊識其人信美才也。近有傳其作者云。不以文爲制。而以爲戲。可乎。蓋謂毛穎傳送窮文等篇也。五代劉昫修唐書以愈文爲紕繆。亦指此類。趙麟云。裴晉公鑄劍戟爲農器。文觀其氣。槩迥指。駭殊勳。故太平意進士李爲作。輕

暗小四賦李賀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間二子身各  
終不遠大予當以爲知言又有卞彬之作蚤蝨蝸虫  
蝦蟇等賦尤可鄙至豐考功乃以辱其友朋世道太  
心之壞於斯爲極然亦適足以自彰其慝而已獨怪  
昌黎一代山斗而不免爲此小兒事若藻洛關閩諸  
子必所不爲故文至宋儒始遠淳歸雅不魏六經羽  
翼彼不讀唐後書者雖藻繪纒紛其於爲文之本指  
也矣今之論者或以毛穎傳爲唐文第一抑何謬耶

甲申之變論

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失天下也非失之君也失之臣而尤失之大臣何也賊據河南猖獗極矣天下安危惟係一督帥耳而當時之爲督帥者若熊文燦傅宗龍丁啓睿輩望不足重才不足稱不知司爵者何所見而用之矣及啓睿謀去在廷諸臣視督帥如陷穽爲社稷不如其爲私家念君父不如其念同僚于是汪喬年以提學累陞至督師豈真謂喬年之壯猷勝

任而不吝崇秩之驟遷耶此其罪不僅在無知人也  
明也審矣喬年之出師也疾聲誓曰滿朝無心乃以  
喬年爲督師喬年何足惜獨不計封疆耶蓋喬年以  
清直忤時自謂不知兵故其言如此鋒未及接誓以  
身殉其志亦足悲也喬年旣死不得已而起孫傳庭  
於闕扉傳庭之才可以有爲訓練未孚時勢宜待乃  
促之出關霖雨爲阻曾不克停秦人固知其不競也  
而秦人之仕於朝者不知也若以爲傳庭一出而秦



卽可粗安者由是廷議促之巡撫促之監軍促之而  
一出而敗遂不復支存亾之機已決於洛陽之一戰  
矣潼關甫陷全陝悉降賊騎東向到處披靡閣部李  
建泰倉皇西征旣苦無兵又苦無餉帝命捐助特  
諸臣人人以廉自居地天崩地裂在不旋踵之間而  
猶想爲封殖自全之計竟無有一人如卜式之所爲  
者卒之李自成之酷刑追比而金帛纍纍固皆出之  
廉者之筭矣今之外人敢於放言乃有以失天下之

故歸咎於帝之殺大臣者夫帝之任大臣也其寵禮不可爲不至矣任綿竹而綿竹如彼任武陵而武陵如彼任韓城而韓城如彼任宜興而宜興如彼法愈嚴而賄賂日章求愈急而因循日甚有牢不可破之黨有堅不可奪之欲悲夫帝之心亦不知所託矣爾時之大臣可殺耶不可殺耶無奈其殺之不盡而猶以陳演魏藻德輩遺之自成也考之往牒跡其行事帝之德非中主可幾諸臣之品宜居何

夙夜思之平情以論而尚敢有過求於君父者其亦  
喪心之甚矣順治初山陰王思任寄書龍門解亂懣  
其詞悖慢追咎神宗追咎熹宗不已也終之以  
繼之以崇禎剋剝自雄嗚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  
曾天哀痛之時也思任亦人臣何其忍於刻責而肆  
爲無禮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詩文刻  
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數十日之坐  
之多者蓋謂其死非殉難不能擇於泰山鴻毛之辨

也嗚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報之之符也  
但祖章皇帝祭山帝之陵哭之流涕以爲大明有君  
無臣也大哉言乎崛起而在斯位非偶然矣

延安屯田議

屯田之制實始金城相其臨戎廣野使戎卒耕稼其間以十一二輸官十八九自贍歷代行之法良意美明太祖屯田徧天下九邊爲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爲最其墾田之令以邊方閒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爲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額內額外之殊然法久弊生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爲豪強兼併或官核侵奪汨沒混亂徒有其名此

體國經野者所財衡而歎也。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人不下數千。大亂之後闕田頗廣。誠大脩屯政。尚任責成。諭令所在地方有司并鎮守將官悉心規畫。設給牛種。每軍一人量給閒田若干。務有餘裕。則軍爲樂業。措置已定。請旨永著爲令。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期年之間。將變荒積爲豐壤。易流徙而樂康。足食足兵。未有善於此者。經界在田。開列在籍。非高遠難行之事。非幽隱難察之情。特在以實

任之耳至如地方水泉可引灌溉者令有司相度高  
下經營蓄洩有成功者特與薦剡尤所謂富國至計  
一日之勞百世之利矣

延安織紡議

民生大事不過衣食二者而已古人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言其不可緩也貴至夫人不廢蠶繅之事孟子論王道斤斤樹桑誠以女紅與農功並重也今延安一帶各州縣不知織紡爲何事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商賈之業素不諳爲田畝所出其值有限既不獲織紡之利而又歲有布帛之費生計日蹙國稅日逋其於生財之道亦甚矣然



此非盡其民之情也邊塞地方從來經習爲之上者  
又覩爲末務而不肯設方教導故悠悠拙守耳今於  
每一州縣各發織紡之具一副以爲式令本地有司  
依式造若干副散於本地民間一里一副或二副又  
覓一二能織紡之人以爲師督其學習責任有司以  
學習能成者計其多少以定其殿最諭令有司督責  
里長課其勤怠加之賞罰初或見爲迂闊難行不過  
一年之間彼且享其利益爭自爲之將有禁之而不

能止者矣事雖若細開萬世預寒之源當與古之播種五穀者同功是不可不急爲施行者也計延安所屬州縣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約略計之固已三四一十二萬矣以一十二萬之衆爲織紡之事不特家有餘衣亦所以廣生財之道也

朱子晚年之悔論

大學有道也孔子分之以三等爲生知安行學知利  
行用知勉強行而其成也則歸於一歸於一則困與  
勉強者與生與安者等與生與安者等則視前之所  
爲困與勉強者宜悅而無悔而君子或以悔言者蓋  
其自得之詣而或直以爲悔也直以爲悔是廢學也  
奚可哉孔子之問有顏子曾子二子之學不同論者  
擬之亦如外氏之有頓漸兩途焉狀曾子有一貫之

唯而顏子恣歎曰循循狀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將何以定之與孔子自言其學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其論思學之功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而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狀則聖賢之所爲學與聖賢之所爲教皆可知矣明乎此而金谿新安之得失有不待辨而決者姚江之定論休寧之道一皆左袒金谿因極言朱子晚年支離之

悔有數數狀者夫朱子之悔誠有之在朱子自悔則  
可論朱子者何可爲朱子悔也爲學之功以日新爲  
貴擬議之力至變化始融孔子之學大約十年而一  
進當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時與志學之時自異如  
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爲孔子晚年之定論而以志學  
爲早年未見道之失也可乎或曰孔子何以不言悔  
曰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必其平日有所爲多學而識者故有此問也子貢

曰朕非與此必平日有見其爲多學而識者故有此對也而後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朱子悔之之義也後之儒者空疎不學而高談性命借悟之一字以飾其寡陋者比比有之是欲求其所爲支離者而不可得而悔於何有如陳白沙者非近代之名儒乎楊升菴譏其胸中全無古今崔后渠遂以曹溪目之况其下焉者哉嗚呼今之所病於朱子者爲其支離也予謂學者爲學有道當卽自所爲支離者始斯不

失爲聖人之徒也不然其不流於異端者幾希

水火論

物之至常者無如水火而至異者亦無如水火天地萬物不外陰陽水火者陰陽之精也水無人相火無我相潤下炎土者水火之用也卽其性也水之取影也於中陰之受也火之取影也於外陽之施也水之中黃坎之所以內陽也火之中玄離之所以內陰也人非水火不生狎之則溺附之則焚者能生人者亦能殺人也然火或避之水或玩之斯陰之賊也小人



之所以易爲禍也故尊陽而抑陰者聖人之教也